

午夜吉他

嚴沁



午夜吉他 / 嚴沁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小說創作雜誌出版 : 錦德總經銷, 民80
面 ; 公分. -- (嚴沁作品 ; 09)
ISBN 957-9309-00-0 (平裝)

857.7

80000782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嚴沁作品09●

ISBN-957-9309-00-0

午夜吉他

作者／嚴沁

總經銷／錦德圖書公司

發行人／汪成華

地址／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

出版者／小說創作雜誌社

電話／3944854

製作發行／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傳真／3938109

地址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登記證／局版台誌字第1187號

電話／7031828 7057118

初版／中華民國80年4月

傳真／7024333

劃撥帳號／0744691-1 汪成華帳戶

定價／新台幣180元

內文摘要——

「天邊只有一顆心，你我也是孤獨的一個人，愛情那裡去找尋，吉他呀彈個不停……」
快樂無憂的杜之穎，却總愛彈奏這幽怨淒美的曲調，對於愛情，她也有純然的期待，只是，她一直還不知道……

午夜吉他 作者◎嚴沁

封面插畫／設計◎林嘉翔

嚴沁作品

- 01 逝
- 02 綠色山莊
- 03 雲上雲上
- 04 冬綠
- 05 孤浪
- 06 不飲薄荷酒
- 07 情路
- 08 漫步人生路
- 09 午夜吉他
- 10 野百合的路
- 11 夜雲輕
- 12 緣起
- 13 悠然此心
- 14 燈影之外
- 15 故人風雨
- 16 人間有情
- 17 水雲
- 18 晨星



嚴沁

台大外文系畢業。原籍杭州，出生於上海，
成長於台灣，居住於香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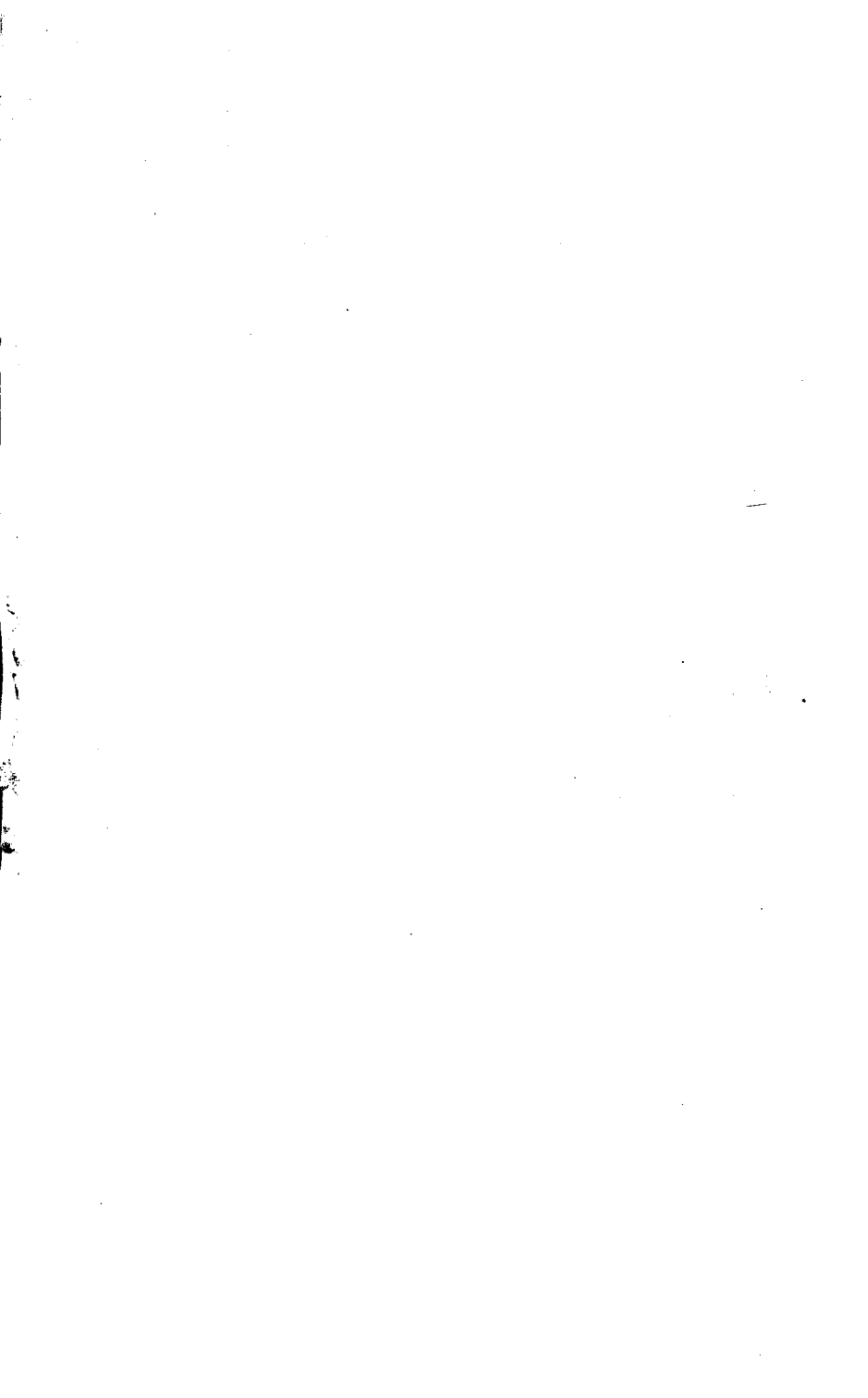
寫作十餘年，出書百餘本。

她的好朋友對她說：「寫作有如愛情，可能是劫。」

嚴沁微笑：「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。」

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，既感性，又浪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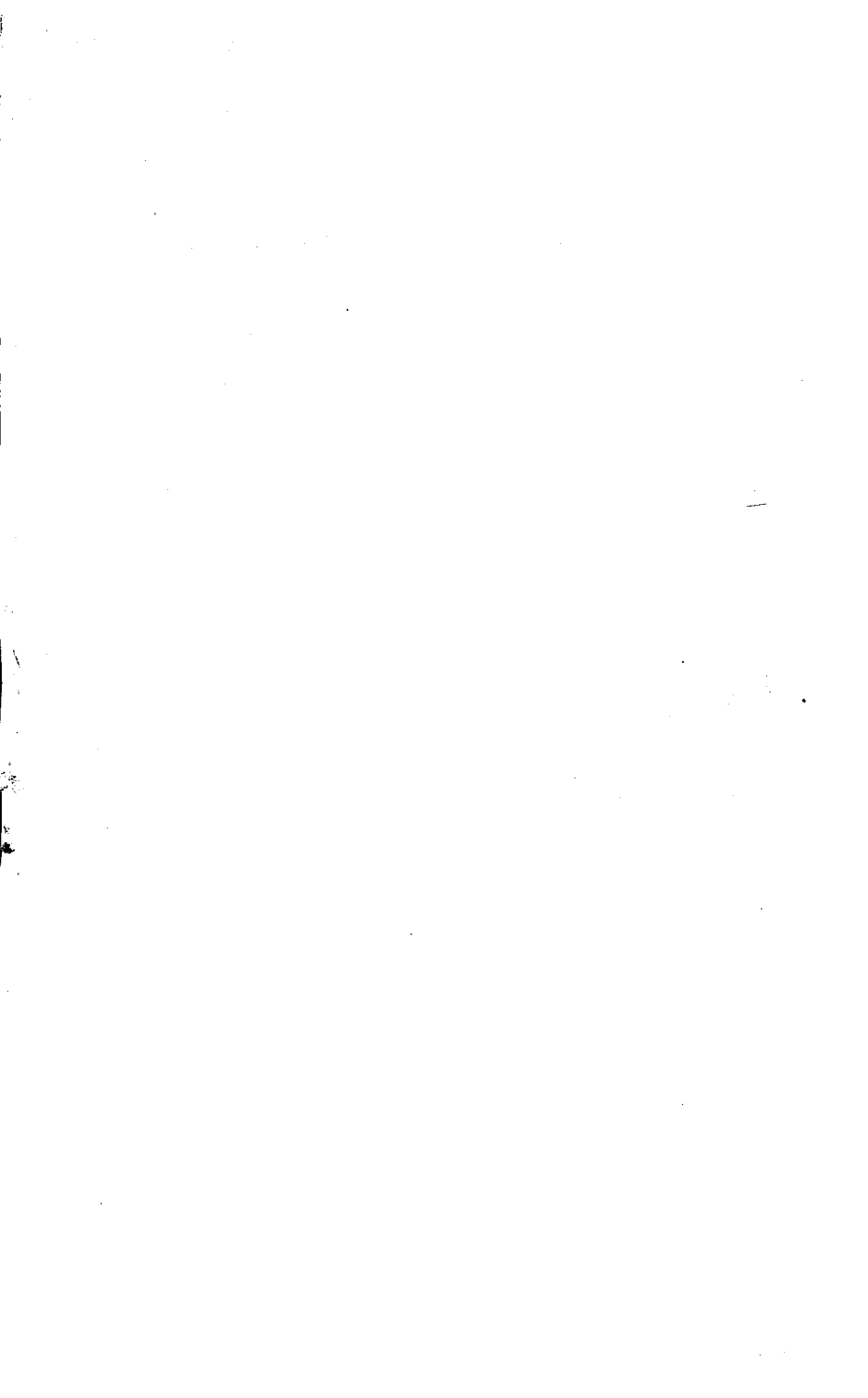
她說：「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我吧！」



午夜吉他

嚴 沁◎著

只有一顆心，你我也是孤獨的一個人，
那裏去找尋，吉他呀彈個不停……
不要再嘆息，我們都是一樣的心境，
零的等着黎明，吉他呀彈個不停……



這是一條岔路，通往一個很特別的地方。

陽明山腳下，天母附近，兩旁全是禿田的公路上，很容易看見這條岔路。沿着這條僅可容一輛計程車通過的岔路直走到底，有幾幢相連着沒有圍牆的西式平房，平房二百碼處，是一幢漂亮的二層樓別墅。房屋並不特別，特別的是，此地和公路那一邊的農舍，及更遠處的美軍眷屬區似乎完全不發生關係。

它是孤立的，與世隔絕似的。

別墅的四周有高高的牆，有厚厚的大鐵門，把那式樣相同，並連著的幾幢房屋關在鐵門外。別墅裏很靜，幾乎整天，整月，整年都沒有聲音。因為它是此地早有的的一幢房屋，所以別墅外的幾家人對它都很陌生，只知道那兒住了一對有錢的夫婦，和他們那十分漂亮的女兒。其他的，連每天出來買菜的工人和那個似保鏢的男人，都沉默不語。

當然，他們也知道別墅的主人是十年前最出名的律師施廷凱，和他那以美貌出名的太太王靜文！

黃昏了，幾幢屋裏都亮起了燈——除了最前面那一幢空置着的。別墅依然被沉靜和黑暗所籠罩。岔路上走來一個斯文秀麗的女孩子，她抱着書本，走得安詳輕盈，長頭髮很飄逸，有一絲古典氣質。她是文愛蓮，住在中間那幢平房，她是東吳大學國文系的學生——學國文的，難怪那麼斯文，典雅了。

走近了家，她聽見一陣熟悉的吉他聲，夾着很美、很脫俗的民歌。她微微笑起來，那一定是杜之穎，她知道，今天之穎回來比較早。

果然，她看見赤着腳，穿著牛仔褲的之穎坐在屋前的草地上，旁若無人、自得其樂的彈着，唱着。她真羨慕之穎，她從來沒見過比之穎更洒脱，更自然的女孩。之穎身上那一絲恰到好處的男孩子味，使之穎顯得那麼特別。她高興之穎是她最好的朋友！

「之穎！」她站在兩家草坪之間的矮灌木樹邊招呼。

之穎看她一眼，掀一掀眼簾算是打招呼，她仍在彈着，唱着。愛蓮的英文最差，她聽不懂之穎到底在唱什麼，但是，她喜歡那歌聲裏樸實的鄉土氣息。站了半分鐘，她自顧自的走回家，她知道之穎怪毛病最多，唱歌的時候最討厭被打擾，甚至之穎那唯一的男朋友韋皓也不例外！

之穎！她搖搖頭。她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個朋友，之穎有時不羈得像天空中的浮雲，有時拘謹得像第一次踏入社交場合的小女孩。有時天真，稚氣，有時又老練，成熟。有時熱情，活潑，有時又冷漠，陰沉。之穎是一個很難捉摸的女孩，是個難以相處的人，可是，愛蓮能肯定一點，她們是好朋友，而且，之穎十分，十分善良！

之穎彈了一陣，突然間扔開吉他跳起來，她的行動永遠那麼心血來潮似的。她以一個跳低欄的姿勢跨過灌木樹，奔到愛蓮窗下。

「文愛蓮，替我打個電話給韋皓，」她連名帶姓的呼喚着——不見得不禮貌，反而親切，自然，「叫他立刻來，說我想他！」

「妳自己進來打吧！」愛蓮出現窗口。只有她家有電話。「那種話——我怎麼說得出口！」

「妳打！」之穎命令式的指着愛蓮。「如果不把妳訓練得大方一點，妳這種個性的女孩，將來怎麼見人？」

「之穎——」愛蓮脹紅了臉，好為難！

「立刻打，叫他八點鐘來，遲一秒鐘都不行！」之穎不顧愛蓮的窘迫，轉身而去。

她知道愛蓮會打電話。愛蓮那個女孩子柔得像柳條，軟得像一團棉花糖，不加點壓力，不逼着她，她簡直什麼都怕，什麼都不敢做！這麼美的一個女孩，之穎覺得——可惜了，她要改造愛蓮！

抱起吉他，盤着腿再坐下來，她又開始唱了。她唱的民歌都好柔和，好美，好有感情，她不喜歡那種充滿反叛味道的歌，她喜歡民歌中的愛——像「紅絲帶」之類的，用愛來感動人心，不比抗議和反叛更好？

天色更暗了，她預備回屋子裏幫媽媽開飯。這個時候，她看見施家別墅的牆角似乎站着一個人，是——那個叫阿保的保鏢嗎？她不喜歡管有錢人的事，有了那麼高的圍牆還要請保鏢，施家

做過什麼虧心事嗎？

她不屑的冷哼一聲。搬來此地一年多，從來沒見過施廷凱夫婦，只有他們的漂亮女兒施薇亞像蝴蝶似的進進出出，男朋多友多得數不清。這家人老的古怪，小的新潮，使她厭惡！

施薇亞那部奶油色的西德NSU轎車緩緩開過來。在臺北很少女孩子自己擁有汽車，施薇亞却開得那麼瀟灑，這是她值得驕傲的地方吧！

她把汽車停在鐵門外，對車裏一個英俊的男孩子笑一笑，按兩聲喇叭示意開鐵門。但是，事情是那麼出乎意料之外，牆角裏的人，竄了出來。他一把拉開車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拖出車中的英俊男孩，不由分說的就是一陣亂打。每一拳都是那麼用力，那麼狠，那麼勁，打得那英俊的男孩絕無還手之力。砰砰的拳頭聲直傳到一邊的之穎耳中，她無法相信這一瞬間的變化，那牆角的黑影不是阿保？施薇亞呢？怎麼不制止？

之穎下意識的提著吉他奔過去，她看見施薇亞嚇呆在車中不能動彈，臉上的肌肉扭曲而顫抖著，她看見施薇亞不知所措的捂住嘴唇，連求救的聲音都發不出來！

英俊的男孩臉上有血漬，從嘴角裏流出來的，他已被打倒在地上。而那打人的男孩——一張冷酷的，含恨，含嫉的臉，滿含殺氣，手上戴着黑色皮手套，身上穿著黑色緊身衣，他是有備而來——

之穎看見他從褲袋裏摸出一把彈簧刀，她知道不能再遲疑，她飛奔著過去用力按了施家門鈴，按得又強又長，然後拉大了嗓子叫。

「你們快出來，有人打架動刀——」她是勇敢的，她幾乎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，就算阿保趕出來，也來不及救地上昏過去的男孩。她大步走向那黑衣冷酷的兇手，用吉他擋住他的刀。「住手！你不能殺人！你不可以——」

黑衣男孩呆了一呆，他全神貫注在打架上，他沒看見之穎，也沒聽見之穎的叫喚。但是，他並不怕之穎，他那神色幾乎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他眼下，他能爲所欲爲，他殺人、打架就像作遊戲一樣。他不出聲也不走開，突然連人帶刀撲向之穎——

車中的施薇亞這才驚極而呼。同時，鐵門開了，孔武有力的阿保衝出來。之穎的父母，愛蓮的父母也都趕着過來，所有人都嚇壞了，所有人都替之穎擔心，一個女孩子啊！怎麼敵得過手中有刀的男人？

但是之穎一點不慌，她幾乎絕對冷靜的看着那人撲過來，她的時間算得那麼準，當那小刀只差一時就刺到她時，她的吉他整個敲在那人頭上。她是用盡了全身的力量，吉他碰的一聲裂了，碎了，行兇的男孩子也被阻止了。這時，阿保衝上來，用身體擋住之穎。阿保眼中滿是驚疑，行兇的男孩不久前還是施薇亞的男朋友啊！他記得那是有錢有勢的李少爺！

那男孩知道今晚的計劃無法完成，他狠狠的再踢了昏倒在地上的男孩一脚，揚長而去。阿保想追，臉色蒼白、全身顫抖的施薇亞制止他。

「讓他走，阿保！」她軟弱的叫。

然後，她撲倒在受傷男孩的身旁，哭泣着。

「定邦，你——沒事嗎？」她低呼着。

之穎皺皺眉，傷成這樣怎會沒事？這些千金小姐，除了交男朋友還會什麼？她蹲下來看一看，對施薇亞說：

「昏過去了，最好送醫院，」之穎很鎮定。「不想別人知道就快點請醫生回來，士林有！」

「我——我——」施薇亞不知所措。「請妳幫助我！」

之穎吸一口氣，她並不喜歡施薇亞，但幫忙救人却是另一回事，她天生俠義心腸。

「阿保，快打電話請醫生，」她吩咐。阿保立刻去了。「爸，你來幫忙抬他進去！」

杜慕賢和愛蓮父親急忙過來，七手八腳的抬着那男孩進別墅，在客廳沙發上放下，然後他們退出去。施薇亞眼淚汪汪的望望男孩子，又看看之穎，這時，她把之穎當成救星了。

「他——不會死吧？」她傻傻的問。

「沒有那麼容易死的，施薇亞，」之穎不客氣的。「拿些冰來，有酒嗎？最好也拿點來！」

施薇亞不住的點頭，一分鐘就拿來了，她已漸漸安定下來，她還周到的拿來毛巾。

之穎替那男孩用冰敷額頭，又灌了一小杯酒，說也奇怪，那男孩竟醒轉了。

「他醒了，外傷不要緊，等醫生來吧！」之穎站起來。「我回去了！」

「小姐，我不知道該怎麼樣謝妳才好，是妳救了他，」薇亞說：「請問妳——」

「杜之穎，」之穎淡淡的。「就住在那邊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見過妳，」薇亞感激的望住她。「妳這麼年輕，這麼勇敢，又懂急救——」

「妳知道嗎？」之穎笑了出聲。「我看電影學會的！」

她不理會薇亞驚愕的神情，大步走出去。

她第一次走進施家別墅，很好笑，她發現自己對裏面的一切全無印象，似乎沒看見，是忙着救人吧！只有一點，施家別墅裏每一處地方都滿鋪地毯——她都沒看見，她只感覺到腳下軟綿綿和無聲無息。

媽媽已把飯開在桌上。經過剛才的意外，打破了之穎家按時吃飯的規律生活。杜家只有三個人，除了之穎，就是杜慕賢、江淑怡夫婦。夫婦兩人都在教書，之穎在政大外交系唸二年級，生活過得穩定而安詳。杜家不富有，二十年的積蓄祇買了這幢與世無爭的房屋，有計劃的安排了之穎成長後，夫婦倆過着退休生活。這個連街道名稱都沒有的地方本來是極安靜，極令人滿意的，誰知今晚竟也有行兇打人的事件發生，真是世上無淨土？

慕賢感慨的嘆口氣又搖搖頭。

「那個受傷的男孩子醒了吧？」他問。

「用冰敷了一下，又灌了一杯酒，醒了！」之穎不在意的說。

「是妳動手的嗎？之穎！」慕賢看女兒一眼。

「施薇亞嚇得像個傻子，當然我動手啦！」她聳聳肩。

「妳不懂醫學的事，下次不許自作主張，」慕賢的臉色嚴肅起來。「萬一弄巧反拙，妳怎麼對得起人家？」

「不是我說妳，之穎，」媽媽淑怡也說話了。「救人當然是每個人該做的，妳也得考慮一下眼前的情形，一個女孩子去對抗一個持刀的男孩，妳想到過危險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她再聳聳肩。「我只是想如果我不擋住，那昏倒的男孩可能會死在地上，我又沒失去知覺，能躲能閃，頂多受點傷而已！」

「這孩子！」淑怡搖搖頭。之穎說的是實情，能見死不救嗎？她也不便深責。「以後做事要冷靜點！」

「我還不夠冷靜？」之穎看看錶，差五分八點，韋皓應該就到了！「不冷靜的人，怕不早嚇呆了！」

她站起來幫着淑怡收拾碗筷，又抹乾淨桌子。再看看錶，八點差一分，韋皓若是遲到，她會殺了他的頭——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，半分鐘，韋皓上氣不接下氣的站在她面前。

「趕死我了，」韋皓是個高大且相當漂亮的男孩子。「坐計程車趕到公路局車站，班次不對，坐10路公共汽車到士林，再轉計程車到街口，然後跑來，遲到了嗎？之穎！」

之穎笑一笑，很滿意的。

「你很好，很準時，」她說：「下次習題無條件借你抄一次！」

「噓！」韋皓急忙制止，看看慕賢夫婦，「抄習題的事也可以講得那麼大聲？」

「爲什麼不？」她不在意的，「只要人做出來的事，沒有一件不能在陽光、燈光下說的！」

韋皓搖搖頭，不敢再接腔。他和之穎從小學同學到現在，中學時男女分校，他們仍然時時來

往，想不到那麼巧的，他們同時考進政大外交系，這是緣份吧！難怪他們好得這麼自然。

「你既然來了就坐著等我一陣，我有點事要辦，」她想一想。「這樣吧！我叫文愛蓮來陪你！」

「哎！不用——」他想制止她。

她不理會，自顧自的跑到門邊，扯着嗓子叫。

「文愛蓮，過來！立刻過來，」她說：「幫忙我陪陪韋皓，我去看施薇亞！」

愛蓮幾乎是立刻就出現在門邊，怎麼？她早預備過來？她不敢跳那排灌木樹的，那麼，她怎能來得這麼快？

「妳想他，才叫他來，為什麼又要我陪？」愛蓮的眼睛閃動着有如寶石。

「妳不等於就是嗎？」之穎推愛蓮進屋子，她一溜煙的跑向施家別墅。

按了門鈴，阿保立刻來開門。他也不問什麼，逕自帶着她走進屋子。

醫生已替受傷的男孩敷了藥。剛才還是英俊的男孩，現在左眼瘀黑，腮邊又有紗布，半個臉腫起來，難看極了。施薇亞已換了衣服，小心的服侍在一邊。

「哎！杜小姐來了，」薇亞輕輕碰碰那男孩。「就是她救了你的！」

「謝謝妳，杜小姐！」那男孩立刻說。

不知怎的，之穎對這男孩印象並不好。臉孔脂粉味特別重，身上西裝那麼講究，細皮嫩肉，難怪剛才沒有還手之力，一挨揍就昏了。施薇亞的男朋友？之穎冷冷的應了一聲，她這人就是這樣，印象不好，心裏不高興，所有的情緒都寫在臉上。